# 上　部

## 第一章

“凡是圣诞节前到我家来补考的学生，统统都站起来！”

瓦西里神父声色俱厉地吼道。他是一个皮肤松弛的虚胖子，身穿一件教士服，脖子上挂着一个相当有分量的十字架，凶神恶煞般地死盯着全班学生。

有六个学生应声站了起来——其中有四个男孩，两个女孩——一个个都心惊胆战地望着瓦西里神父。

“你们两个人坐下。”

神父向那两个女生挥了挥手说道。

两个女孩子赶紧坐了下来，总算松了一口气。

瓦西里神父圆睁着那对小眼睛，死死地盯在那几个站着的男孩子身上。

“你们几个调皮鬼，都给我过来！”

瓦西里神父说完便站了起来，挪开椅子，朝着四个被吓得紧紧挤在一起的男孩子走去。

“你们这几个小流氓，哪个会吸烟？”

四个孩子提心吊胆地小声答道：

“神父，我们全都不会吸烟。”

神父一听，把脸都气成了茄子皮色了。

“你们这些浑蛋，都不会吸烟，鬼话！那么是谁往发面里撒的烟末儿？老实说，是谁？你们真的都不会吸烟？哼！见鬼去吧！现在就让我们当场来检查一下！把衣服兜全都给我翻过来！立刻翻！听到了没有？全都翻过来！”

有三个孩子开始把自己衣服兜里的东西都掏了出来，一样一样地都放到了桌子上。

神父仔细地搜查每一个衣兜并查看了每一条线缝，一心想找出一点儿烟末儿来，然而一星星烟末儿都没有查到。于是乎，他便转过身来去对付那第四个小家伙。这个男孩长着一双黑眼睛，身上穿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件又旧又破的灰色衬衣，穿着一条蓝裤子，膝盖上还打着补丁。

“你干吗像个木桩似的呆呆地站在那儿？”

这个黑眼睛的小家伙对神父简直恨之入骨，瞪着双眼死盯着神父，用阴沉沉的语调回答道：

“我一个衣兜都没有。”

他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摸了一下已经缝了起来的衣兜。

“哼，哼！一个衣兜也没有？你以为这样就可以骗得了我，我就没办法查出来是谁干的那件可恶的勾当了——把为复活节做糕点的发面给糟蹋了，是不是？你以为现在学校还会让你继续上学吗？哼，哼！没那么便宜的事儿！调皮鬼！这回学校非得让你滚蛋不可！上一次，多亏你母亲苦苦哀求才没有开除你，这回可办不到了。赶紧给我滚出去！”

神父恶狠狠地揪住这个小男孩的耳朵，连推带搡地把他拽到走廊里，然后嘭的一声随手把教室门关上。

教室里鸦雀无声，孩子们一个个都惊恐万状地瑟缩在那里，全班学生谁也没搞明白保尔·柯察金究竟为什么被赶出了学校。只有保尔的好朋友谢廖沙·勃鲁扎克知道其中的奥秘——他们这六个功课不及格的学生到神父家去补课，在厨房里等着的时候，他亲眼目睹了保尔把一小撮烟末儿撒到神父准备做复活节糕点的发面里。

保尔被赶出来之后，无可奈何地坐在学校门口最下面的一级台阶上。此刻他心里琢磨着一个问题——如何回家呢？又该怎样向妈妈说清楚所发生的事情呢？他的妈妈在林务官家里当厨娘，整天披星戴月地忙得不可开交，每天都有一大堆的事要做，为家里的事儿把心都要操碎了。

想到此处，保尔不禁急得泪流满面，心中嘀咕着：

“现在我该如何是好？都怪这个可恶之极的神父，当时我干吗要往发面里撒烟末儿呢？那是谢廖沙出的鬼主意，他鼓动我说：‘我们给这个满肚子都是坏水的老杂种撒上一点儿烟末儿。’于是，我们俩就把烟末儿撒到发面里去了。可是这会儿谢廖沙却溜之大吉，只该我倒霉，说不定准会被学校开除。”

保尔对瓦西里神父早就怀恨在心。

有那么一次，保尔和米什卡·列夫丘科夫打了起来，神父便不分青红皂白地罚他不准回家吃饭，又怕他一个人在本班教室里胡闹，就

让他和高年级的学生们呆在一起，坐在教室最后面的一张凳子上面。

当时，那位高年级的老师正在给学生讲解有关地球和天体的问题。

保尔听着，感到非常惊奇，连嘴巴都张得大大的。他听到什么地球已经存在千百万年了，什么星星也和地球相像等。他感到很奇怪，差点儿没站起来向老师发问"：老师,您讲的怎么和《圣经》上说的完全不一样啊。'可是他却没敢问,怕招惹事端再挨罚。

保尔的《圣经》课学得很好，所以神父总是给他打满分。他能把《祈祷书和新旧约》倒背如流,就连上帝哪一天创造哪种东西,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因此，他下定决心要去找瓦西里神父问个一清二楚。到了上《圣经》课的时候,神父刚刚坐下,保尔便急不可待地举起手来提问题,得到允许之后，他站起身来立即发问：

"神父，为啥高年级的老师说地球已经存在了千百万年了，而不像圣经上说的那样——只有五千年…… '可是,他的问话却突然被瓦西里神父粗野刺耳的嚎叫声给打断了：

"混账东西,真是胡说八道!你这一套是从圣经上学来的吗 ?"

没等保尔答话，神父便不由分说地揪住他的两只耳朵，使劲地把他的脑袋往墙上撞了起来。过了一小会儿，保尔不仅遭到毒打，吓得要死，而且还被推到走廊里。

保尔回到家中之后，又被母亲狠狠地斥责了一番。

第二天，保尔的母亲来到学校，恳求瓦西里神父准许她的儿子回校读书。从此，保尔对瓦西里便恨之入骨。但是恨他，又怕他。

保尔从来都不会宽恕无端侮辱过他的人，更何况神父把他冤枉地痛打了一顿，他就更加怀恨在心，只是不轻易显露出来罢了。

此后，他又曾多次受到过瓦西里神父的虐待和欺辱：往往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神父便故意找茬儿把他赶出教室；有好几个礼拜，几乎天天都让他在教室的角落里罚站，并且从来都不过问他的功课学得如何。因此保尔实在没办法，不得不在复活节前和那几个功课不及格的同学一块到神父家里去补考。

正好他们几个在厨房里等着神父来的时刻，他便把一撮烟末儿撒到准备做复活节糕点的发面里去了。

当时这几个学生谁也没看见，但是神父立刻就猜出来是他干

的。

……下课了，孩子们一窝蜂似的跑到院子里，把保尔团团围住。保尔愁眉苦脸地坐在台阶上，一声也没吭。

谢廖沙却躲在教室里没敢露面，深知自己的过错，然而又无能为力——没办法解救自己的朋友。

校长叶弗列姆·瓦西里耶维奇站在敞开的窗子前，把头伸了出来，他那瓮声瓮气的嗓门，把保尔吓了一大跳。他喊了一声：

“叫柯察金立刻到这儿来！”

保尔被吓得心怦怦乱跳，提心吊胆地朝校长办公室走去。

这里是舍佩托夫卡火车站，站里有家餐馆，老板是一个已过中年之人，面无血色，用一双无精打采的眼睛，迅速地把站在一旁的保尔打量了一下，问道：

“他几岁了？”

“十二岁了。”

保尔的母亲答道。

“可以，就让他在这儿干吧，可得讲好条件 每月给八个卢布的工钱，上工的时候管饭，可是要一天一夜连轴转地轮换，下工时在家休息一天一夜，可是要记住 不许偷东西。”

“老板，看您说的，保尔决不会偷东西。我敢担保这孩子什么东西也不会偷的。”

保尔的母亲赶紧答应道。

“那么好吧，让他今天就上工。”

老板吩咐过后，便转过身去向站在柜台后面的女招待说道：

“齐娜，把这个孩子领到餐具清洗间去，让弗罗霞安排他干活，把格里什加替换下来。”

齐娜放下手中的刀子，不再切火腿，向保尔点头示意，然后穿过餐厅，朝着餐具清洗间那扇旁门走去。

保尔紧随其后走去。母亲也赶紧跟了上去，悄悄地嘱咐道：

“保尔，我的好孩子，干活一定要卖力气呀，可不要给自己丢脸。”

她忧伤地望着儿子走进餐具清洗间之后，这才朝着餐馆出口走去。

餐具清洗间里的活十分劳累，有一张大桌子，上面放着一摞又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摞的盘子、碟子和一大堆刀叉。有几个女工正忙着干活：肩上都搭着一条大毛巾，正用它在那里擦着餐具。

一个年岁比保尔大一点儿的男孩子正在那边烧着两个大茶炉，他的头发是火红色的，乱蓬蓬的。

煮餐具的大锅里，开水沸腾、蒸气翻滚，整个餐具清洗间都弥漫着热气。

保尔刚一走来，根本看不清那几个女工的面孔，只得呆呆站在一旁，不知道该干什么活，也不明白应该从哪里入手。

齐娜走到一个正在洗盘子的女工的身边，用手拍着她的肩膀说道：

“喂，弗罗欣卡①，这个小家伙是刚给你们雇来的，打算让他替换格里什加。你给他分派点活干吧。”

齐娜说完，转过身来，冲着保尔，指着那个女工弗罗霞说道：

“她是这里的班头。你该干什么，全听她的安排。”

说完这番话之后，她便转身朝餐厅走去。

“是。’保尔一面低声回答着，一面看着站在对面的弗罗霞，等着她的分派。

弗罗霞抬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接着把保尔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似乎在揣摩他能否干得了，然后把那只松下来的袖子卷了上去，用一种十分悦耳、十分关切的声音说道：

“小弟弟，你要干的活很简单，记住 每天早晨都要按时把这个大铜壶烧开，让壶里水一直开着，当然，你得自己劈劈柴，还有那两个大茶炉也要你侍弄。另外，大家忙不过来的时候，你还得帮忙擦刀叉、倒脏水。小弟弟，这些活已经不少了，够你忙乎的了……”

她说话用的是科斯特罗姆地区的方言，即总是把重音放到字母“A”上。也正是这种口音，以及她那张长着一个翘鼻子、红扑扑的面孔，不知何故，使保尔心里感到畅快了一些。

“看样子，这位大婶还不错。’保尔心里琢磨着，于是，便鼓起勇气向弗罗霞发问：

“我现在该干什么活呢，大婶 ?”

保尔刚问到这儿，清洗间里所有的女工全都哄然大笑起来，使他

---

①弗罗欣卡，弗罗霞的爱称。

无法再说下去。

“哈哈哈……弗罗霞认了一个侄子……”

“哈哈……”弗罗霞自己笑得最起劲。

因为屋里蒸气弥漫,保尔根本没有看清弗罗霞的面孔,其实她才十八岁。

保尔感到十分尴尬，他只好转过身去问一个男孩子：

“现在我该干什么呢？”

那个男孩子嘻嘻地笑着说：

“还是去问你那位大婶去吧,她会给你分派活干的,我只是临时来帮忙的。”说完,转身朝厨房跑了过去。

这时，保尔听到一个年岁大一点的女工说道：

“到这儿来吧,帮我擦叉子。你们干吗笑得那么来劲呢？这个孩子究竟说了什么话，那么值得你们好笑呢？”

她向保尔递过来一条毛巾，说道：

“拿去,看好,一头用牙咬住,一头用手拉紧,弄得平平展展的,然后再把叉子齿儿在上面来来回回地擦，直到擦得干干净净的，一点儿脏东西也不许有。我们这里对这件事儿要求挺严的。用餐的绅士们总是要仔仔细细地查看叉子，挑剔得很，一旦他们发现一点点脏东西,那可就糟糕了。老板娘立刻就会把你给赶走。”

“什么，老板娘？”保尔没弄清楚地问道：“刚才雇了我的那个男人不是老板吗？”

和他说话的那个女工也笑了起来说：

“小朋友,你不知道,这儿的老板只是一个摆设,是一个窝囊废,这儿的一切事情都是老板娘说了算。今天她出去了。你在这儿干几天活就会知道了。”

餐具清洗间的门开了,走进来三个跑堂的,每个人手里都捧着一大摞脏的餐具。

其中有一个宽肩阔背、斜愣眼、方脸盘的家伙说道：

“要使劲干啊。十二点钟的班车立刻就要到了,可是你们还是这样不慌不忙地磨蹭。”

他看到了保尔，马上问道：

“这个小家伙是谁呀？”

“新雇来的小伙计。”弗罗霞应声答道。

“噢,新雇来的,”他说道;“那么,你可要仔细点儿,”他一边说着一边把一只大手按到保尔的肩膀上,把保尔推到那两个大茶炉前,“你要把这两个大茶炉随时随刻都要侍弄好,可是,你看看,这会儿有一个已经都没火了,另一个也快灭了。今天先饶了你这一次,明天要是再搞成这个样子,你就得吃耳光子,听清楚了没有?”

保尔一声没吭,便赶紧烧茶炉去了。

保尔的打工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他从来不曾像第一天打工这样卖劲儿地干活儿。他知道:在这儿可不像在家里,在家里可以不听妈妈的话;在这里,那个斜愣眼说得很清楚若是不听话,就得吃耳光子。

保尔脱下来一只靴子,把靴筒当做吹火筒,冲着茶炉里的炭火鼓起风来,不一会儿那两个大肚子茶炉里的火便火舌飞舞地燃烧了起来。这种茶炉很大,能盛下四桶水。

紧接着,保尔又提起一桶脏水,倒进污水池里然后,又把湿劈柴堆放到大锅下面的火旁边,又把湿抹布铺到翻开的大茶炉上去烘干。总之,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一直忙到深夜,保尔才走到下面的厨房里去,此时,他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

那个年岁较大的洗餐具的女工阿尼娅,望着保尔关上的门说道:

“嘿,这孩子真有点傻乎乎的,他干起活来简直像发了疯似的。看样子,一定是迫不得已才来到这里打工的。”

“可不是,这个孩子真不错,”弗罗霞说;“这样的人干活,用不着别人催促。”

“不见得,干过一阵子就学会耍奸偷懒了,”卢莎提出了异议;“刚开始,谁都会这么卖劲……”

一直忙到第二天早晨七点钟,保尔全身像散了架似的,通宵不停地干活,使得他真是一点儿劲也没有了,把两个烧得滚开的大茶炉交给了来换班的——一个脸圆圆的男孩,两只眼睛恶狠狠的。

这个小子一看,一切都弄得好好的:两个大茶炉烧得滚开的,于是便把双手插到衣兜里,咬牙切齿地啐了一口唾沫,显出一副十分傲慢的样子,斜着白眼瞟了保尔一眼,然后用一种下命令的口气说道:

“喂,小鬼 记住了,明天早晨六点钟准时来接班。”

“为什么六点钟接班?”保尔反问道;“换班的时间是七点钟啊。”

“谁想七点钟换班,那就让他七点钟来换班好了,反正你得六点

钟来。要是再那么多的废话，我就给你点颜色看一看，你这小子，刚来就摆上臭架子了！”

那些刚换完班的洗餐具的女工们都往这儿看，兴致勃勃地听着这两个小家伙的对话。

那个孩子咄咄逼人的话语和故意寻衅蛮横的态度气得保尔怒不可遏。他向这个来接班的捣蛋鬼逼近了一步，真想狠狠地打他一个大耳光，可是一想到第一天来上工惹出麻烦会被开除的，只好忍住这口恶气才没有大打出手。

保尔气呼呼地说道：

“不要火气太大了，不用吓唬人，否则够你受的 明天早晨我就是要七点钟来！看你能把我怎么样？要想打架，咱们就打打看；你想比试比试，那就随你的便吧！”

对方大出意料地向大锅倒退了一步，气急败坏的直瞪瞪地看着怒火冲天的保尔，他根本没有想到会碰到这么个大钉子，于是便有点慌乱，不知如何是好了。

“嗯，好吧，那咱们就走着瞧。”他支支吾吾地说道，心里很窝火，但看到对方不是好欺负的，只好休兵罢战。

第一天就算这样平平安安地过去了。

当保尔大步流星地往家里走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已经成为一个名正言顺的为自己挣得了休息之人了。他现在也能干活挣钱自食其力了，谁也再不能说他是靠别人养活而吃闲饭的人了。

早晨的太阳正懒洋洋地从高高的锯木厂后面爬上天空，保尔家的那间小屋，很快就可以出现在眼前了。瞧，没多远就要到了，已经走到律师列辛斯基家宅庭院的后面了。

“妈妈一定一夜没睡好，我呢，正下班往家里走。”他一面想着，一面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还吹起了口哨。

“离开学校倒也不错。那个该死的神父反正不会让我好好读书的。现在，我真的恨不得吐他一脸唾沫！”保尔心里琢磨着，不知不觉地走到了家门口。

他在推开小门的那一瞬，又想到：“我一定要把那个接班的浑小子揍一顿，对，一定要把他那张狗脸给他打肿。”

妈妈正在院子里忙着烧茶炉，一看到保尔便急冲冲地问道：

“呶，怎么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挺好的。”保尔答道。

妈妈似乎有什么事儿要告诉他。可是没等她来得及说，保尔已经明白了。从敞开的窗子望进去，他看到了哥哥阿尔焦姆那宽阔的臂膀。

“怎么，阿尔焦姆回来了？”保尔心慌意乱地故意发问。

“是的，他昨天晚上刚回来，从今以后就住在家里了。他要到铁路车辆厂去干活了。”

保尔忐忑不安地推开门，走进了屋里。

那个身材高大，背对着保尔的人就坐在桌旁，这就是他的哥哥阿尔焦姆。只见他转过头来，从又黑又浓的眉毛下，射出两道威严的目光——逼视着保尔。

“嗬，撒烟末儿的孩子回来了！好哇，你干的真棒！”

保尔心里清楚，和这位突然回到家里来的哥哥谈话，一定讨不到什么便宜的。

“他全都知道了，”保尔心里嘀咕着，“这回阿尔焦姆可要对我大发雷霆了——一定要连打带骂一通了。”

保尔本来就有点怕阿尔焦姆。

可是，这次阿尔焦姆并没有要打他的样子；只见他用两肘支着桌子坐在那里，用一种既像嘲讽，又像轻蔑的眼神盯视着他。

“可能你已经大学毕业了，各门功课全都学过了，因此现在干起洗餐具的行当了，对不对？”阿尔焦姆问道。

保尔两只眼睛死死地看着地板上的那块破的地方，聚精会神地琢磨着那个突出来的钉子帽。

可是，阿尔焦姆没有等他答话，便向厨房走了过去。

“看来，也许不会挨打了。”保尔心中窃喜，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在喝茶的时候，阿尔焦姆心平气和地让保尔把课堂上发生的那件事说了一遍。

于是，保尔便把那件事一五一十地述说了一遍。

“现在你就这样的不争气，今后可怎么办呢？”妈妈唉声叹气地说道，“唉，咱们可拿他怎么办呢！他这个样子到底像谁呢！我的天哪，为了这个调皮鬼，我不知遭了多少罪！”她满腹忧愁地埋怨道。

阿尔焦姆移开喝干了的茶杯，一本正经对保尔说道：

“好了，你都听到了吧！弟弟，过去的事情就算了，不过今后你可

要当心,干活不要耍滑头偷懒,该干的,都得干好,要是现在打工的地方再把你给轰出来，那我可就不客气了，绝对不会轻饶了你。这一点你给我好好地记住，不要让妈妈再为你操心发愁了。你这个淘气鬼，无论走到哪儿都要闯祸，到处捅娄子。现在该折腾够了吧？等你在那儿干满一年的时候，——我一定想办法把你弄到车辆厂去学徒，一辈子总是给人家洗餐具也不是个事儿，怎么会有出息呢，总得学到一点本事才行。现在你还小，再过一年，我保证替你想办法，说不准车辆厂会让你去。我已经调到这个厂里了，今后就在这儿干活，不必再让妈妈替人家去干活受罪了。她不要再在那些浑蛋面前低三下四的了 阿是你呀,我的好弟弟,保尔,要记住,今后可要好好地做人,做个像样的人!”

说完这番话以后，阿尔焦姆站起身来，把又高又大的身躯挺直了,随手把放在椅背上的衣服穿上,然后对母亲说道：

“我有点事儿要办，出去一会儿。”他一边说一边弯腰跨过门坎儿,走了出去。

当他穿过院子,从窗户跟前走过去的时候,又说道：

“保尔，我给你带回来一双靴子和一把小刀，妈妈一会儿会交给你的。”

车站餐馆从来不歇业，无论白天黑夜都是连轴转。

有五条铁路在舍佩托夫卡这里交汇。因此，车站里总是人来人往的，挤得满满当当的，只是在夜里，有两班车间隔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儿，总算有两三个小时略微清静一点儿。在这个车站上，来来往往的列车有上百列，由一个战线开往另一个战线。从前线运回来无数的伤兵，又有无数新兵，全都穿着清一色的灰色军大衣，像滚滚的洪流，接连不断地被运往前线。

保尔在车站餐馆一干就是两年，这两年里他所看到的只是厨房和餐具清洗间。在那个地下大厨房里，活总是那么紧张和劳累。在那儿干活的有二十几个人。那十个跑堂一个个像穿梭一样地奔命，从厨房到餐厅,里出外进地不停地忙碌着,奔跑着。

在这两年的时间里，保尔的工钱从八个卢布长到了十个卢布，人也发育了，长得又高又壮。

在这段时间里，他可遭了不少的罪：在厨房里给厨子打下手，烟

熏火燎地干了六个月，后来又被调去洗餐具。这是因为那个厨子头有很大的权力，他不喜欢保尔，嫌这个不爱吭声又桀骜不驯的孩子会报复他，捅他一刀，因为他打过保尔的耳光，要不是因为保尔干活极其卖劲儿，他们早就把他给赶走了。

保尔干活从来都不偷懒，比谁干的都多，都勤快，全身仿佛有使不完的力气。

在餐馆最繁忙的时候，他干活像发了疯似的：不停地从厨房到餐厅来来回回,上上下下,脚不沾地跑着,手里端着盘子,一下子可以跨上好几个楼梯。

每天深夜，当餐馆的两个餐厅里不再吵吵闹闹了的时候，那些堂倌们便都聚集在下面厨房的仓库里，开始‘ 幺 ’呀‘ 九 ’呀,大喊大叫玩命地赌了起来。

有许多次，保尔看到赌桌上放着很多很多的钞票。看到这么多的钞票，他一点儿也不感到奇怪，因为知道这些家伙捞的钱很多：每人当一个班就能赚到三四十个卢布的小费。客人们每次给他们的赏钱不是半个卢布，就是一个卢布，而且是常有的事。于是，他们就随意挥霍 大吃大喝,又嫖又赌。

保尔对这伙人恨得牙根直痒。

“ 这些该死的东西 !”他心里想“; 像哥哥阿尔焦姆——顶呱呱的上等钳工，每个月只拿到四十八个卢布的工钱，再看我呢，才拿十个卢布，可是这些浑蛋一天一夜就赚那么多——真不公平，这是为啥 ？端着菜碟子来回奔命,一转脸就把这些钱喝尽、赌光。”

保尔认定，他们这伙人同老板和富翁是一路货色，属于另一种人，是同工人势不两立的人。

“ 这伙坏蛋，他们在这儿侍候人，但是他们的老婆孩子却像大阔佬一样地在城里闲游闲荡地摆阔。 ”

他们经常带老婆孩子出来招摇过市：儿子都穿着中学生制服，老婆一个个也养得膘肥体壮，穿金戴银，打扮得花枝招展。保尔心里想“: 这些家伙的钱可能比他们侍候的老爷、太太们的还多。’不过,日子长了，他对发生在厨房暗室里和餐馆仓库里的事情，也就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

他心中很清楚，任何一个洗餐具的女工和随便哪一个女招待，要想在餐馆里长期干下去的话，就必须以几个卢布作为代价把自己的

肉体出卖给这里有权有势和作威作福的家伙们。

天复一天，月复一月，保尔已经发现生活的最底层的欺压良善、为非作歹的人渣，体味出挣扎在生活的最下层的人们的艰难与疾苦。嗅到了从那里散发出一阵阵腐烂的令人恶心的臭味，所以，他如痴如醉地渴求着新鲜的、自己尚不十分清楚和理解的事物。

哥哥阿尔焦姆本想把保尔弄进车辆厂里去当学徒，然而费尽周折,没有如愿以偿,因为他年龄尚小,人家不招十五岁以下的孩子。

但是，保尔几乎连做梦都渴望着能够尽早地离开餐馆这个让人无法正常生存下去的鬼地方。是啊，要是能被招进车辆厂去当学徒该有多好啊，因此，那座用石头建造起来的，尽管被熏得黑乎乎的高大建筑物，却成了他梦寐以求的地方。

一有空闲的时间,他就跑到厂里去看阿尔焦姆,跟着哥哥去检修车辆，总是想方设法地帮助他干一点事。

自从弗罗霞离开餐馆以后，保尔感到在那儿更加苦闷难熬了。

这个脸上整天都绽放着笑容,活泼欢快的姑娘已经见不到了,这时保尔才深深地体会到，他和弗罗霞之间的友谊是何等的真诚与深厚啊！如今，每当他早晨走进餐具清洗间里，听到这些无家可归的女工们争吵时，他的心中便有一种难以言传的滋味：心里总是空空荡荡的,感到十分孤单和无聊。

到了夜静更深该休息的时候,保尔把大铜锅下边的火侍弄好,顺势蹲在敞着的炉门前，把眼睛眯起来，目不转睛地望着跳动着的火苗——烤得他十分舒服。这时,餐具清洗间里的人都走了,只有他一个人守在那里。

烤着,烤着,不知不觉地又回忆起几天前发生的那件事情,又想起了弗罗霞。于是，当时的情景又清晰地展现在他的眼前。

那是一个礼拜六,正好是夜间休息的时候,当时保尔正沿着楼梯朝楼下的厨房走去。刚走到楼梯转弯的地方，他突然灵机一动，好奇地爬上了柴堆，想观察一下仓库里的情形：因为那些嗜赌如命的家伙经常在这里聚赌。

“啊,他们正赌得热火朝天,扎里瓦诺在坐庄,赌兴大发,面孔兴

奋得又红又紫。”①

保尔正专心地看着赌局，忽然听到楼梯上有人走动，回过头来一看：原来是普罗霍尔这小子正顺着楼梯往下走。

保尔急忙闪身躲到楼梯下面，让普罗霍尔朝厨房走去。因为楼梯下面很暗，因此普罗霍尔很难看到他。

当普罗霍尔顺着楼梯转弯处往下走的时候，保尔十分清楚地看到他那颗大脑壳和宽宽的肩膀。

紧接着又有一个人脚步轻盈而又急促地迫下楼梯，而且保尔还听到了一个很熟悉的声音“：普罗霍尔，你等一下。”

普罗霍尔闻声停住了脚步，回转身来，朝楼梯上面望了过去。

“有什么事？”他冷冰冰地问道。

等到上面的人走下楼梯以后，保尔发现那个人原来是弗罗霞。

她走过来拉住那个堂馆的袖子，用一种抽泣而又微弱的声音说道：

“普罗霍尔，那个中尉给你的钱呢？”

普罗霍尔猛然间使劲地挣脱自己的手臂，粗暴而又凶狠地说道：

“什么？钱？莫非说我没给你吗？”

“但他可是给了你三百卢布。”

保尔听得很清楚，弗罗霞发出来的是强忍着悲痛的呜咽之声。

“什么？三百卢布？”普罗霍尔讥讽地说道，“你想全部独吞吗？好了，太太，你想想看，一个洗餐具的女工能值这么多钱吗？依我看，说真格的，给你五十个卢布实在不少了。你好好想想看，你的运气够好的了！那些比你干净得多的，能识文断字的贵妇和小姐们，恐怕还捞不到这么多呢！你一下子就赚了这么多，按道理说该心满意足，对天磕头了，只不过是在床上睡了一夜，就赚到了五十个卢布，没有那么多的大傻瓜。好，就算我格外开恩，再大方点，再给你二十个卢布，再想多要可是没门儿。要是你知道好歹，往后还会有赚钱的机会，我会再给你去找主顾。”

普罗霍尔说完这番话之后，便转身走进了厨房。

“你这个大坏蛋，你这个流氓！”弗罗霞在他身后一边追着一边骂，但是没追几步便靠到柴堆上，伤心地痛哭了起来。

---

①面孔因兴奋而发红，因熬夜而发紫。

保尔站在楼梯下面暗处的黑影里，亲耳听到了这场对话，又亲眼目睹了弗罗霞靠着柴堆痛哭，并且还有撞着柴堆的情景，心中的感受真是用语言难以表达。然而，他却没有冒冒失失地跑出来，只是不动声色地站在那里，全身气得瑟瑟发抖，用手紧紧抓住扶梯的铁栏杆，脑海里非常清楚地想到一个问题：

“就连弗罗霞也被他们给出卖了，这些该死的坏蛋。唉！弗罗霞呀，弗罗霞！……”

保尔对普罗霍尔更加恨之入骨了，甚至对周围的一切都仇恨起来，都显得格格不入，势不两立了。“哼，我要是有力气的话，一定揍死这个臭流氓！我为啥就不像阿尔焦姆那样高大壮实，而又有劲头呢？”

炉子里的火一闪一闪的，微弱的火苗下去之后，又颤颤悠悠地升了起来，合成一股长长、蓝色的火焰，扭动着，旋转着。这种火势，在保尔眼里，好像一个人冲着他吐舌头，在嘲弄他，在讥笑他。

房间里很静，只有炉膛里不时地发出爆裂声及水龙头均匀的滴水声。

克里姆卡把最后一只平底锅摆到架子上，锅子被他擦得闪光发亮的。然后站在那儿搓着双手，厨房里除了他再没有一个人了。

值班的厨子和女工们都到更衣室里睡觉去了。厨房每天夜里有三个钟头不干活。每到这个时刻，克里姆卡总是跑到上面去和保尔一块儿消磨时间。这个厨房里的小伙计和长着黑眼睛的小伙夫成了一对好朋友。

他一上来，便看到保尔蹲在敞着的炉门前。

保尔已经从墙上看到了那个熟悉的、头发乱蓬蓬的影子了。于是，他连头也没转过来看他一眼，便低声说道：

“坐下吧，克里姆卡。”

克里姆卡爬上柴堆躺了下来，又瞅了瞅不再做声，依然蹲在炉前的保尔，笑嘻嘻地问道：

“你在那儿干什么呢？给火炉施魔法哪？”

保尔这才慢慢地把目光移开火苗，只见他用那闪闪发光的大眼睛直瞪瞪地看着克里姆卡。

克里姆卡从朋友的眼神里，看出他的目光里潜藏着一种难以形容和表达的忧伤——这是他第一次发现这个小伙伴的这种哀愁的表

情。

他也呆呆地看了保尔一会儿，然后才惊奇地问道：

“保尔,你今天很反常,有点怪怪的……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了？”

保尔站了起来，走过来坐到克里姆卡身边。

“没有出什么事儿”;他用低沉而阴郁的声音回答说“克里姆卡，我在这儿只是心里感到很难受，很别扭。”他把放在膝上的两只手紧紧地握成拳头。

克里姆卡用双肘把身子支起来，接着又问：

“你今天究竟为啥这么不痛快,到底遇上了什么事情？”

“你问我今天为啥不痛快吗？不，不光是今天！我自从来到这儿干活的那一天起，就一直不痛快。你看看这里的情况吧！我们像牛马一样地在这儿干活，结果又怎么样呢？不但没有感谢你，反而还要挨打！谁高兴，都可以揍你一顿，而且还不准还手。老板把我们雇来为他干活，可是谁有权势谁就可以打你，欺负你。很明显，哪怕你有天大的本事，哪怕你会分身法，也绝对不可能把每个客人都侍候得十全十美，周到仔细；只要有一点疏忽，人家就会抬手打你。不论你如何卖命地干活，把分内的事情都做得妥妥帖帖，让别人找不出任何毛病来,只要有一个人故意找你的茬儿,跟你作对,结果,你还是得挨耳光子,还是得挨欺负……”

克里姆卡听罢吓了一大跳，赶紧打断他的话说：

“不要这么大声嚷嚷,要是有人走进来,听到了可就麻烦了。”

保尔噌地一下子跳了起来。

“怕什么？让他们听到又能怎么样！反正我是不想再在这儿干下去了。就是到马路上去扫雪，清垃圾也比在这儿好……这儿是个鬼地方……是折磨人的坟墓，这里所有的人都是流氓、恶棍。别看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少钱！可是却把我们看成是任意敲打的牛马，对姑娘们就更损了——随意糟蹋,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要是哪个姑娘长得好看一点，又不愿意听从他们的支使，这些可恶的家伙就会把她赶走。这些可怜的姑娘又能到哪里去呢？被他们哄骗来的女孩子，个个都是无依无靠,无家可归,没吃、没穿的可怜人,她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填饱肚子，总比沿街乞讨要好啊。她们为了能活命，讨一点儿吃的只好任凭他们的糟蹋。”

保尔说出这一番话时，心中充满了气愤和仇恨。

克里姆卡担心有人听到，因此赶紧跳起来去把通向厨房的门关上。

保尔仍然想把憋在心中的话全部都倾诉出来。

“克里姆卡,就拿你来做个例子吧,人家打你的时候,你却一声不敢吭。你为啥一声不吭呢？”

保尔在桌旁的凳子上坐了下来，感到十分疲倦，只好用手撑着脑袋。克里姆卡往炉子里添了一些劈柴，然后也凑到桌边坐了下来。

“今天咱们还读不读书了？”他向保尔发问。

“没书可读了,”保尔回答说“书摊儿都被抄光了。”

克里姆卡听了感到有些惊奇。

“怎么,今天就没有书摊了？”

“没有了，卖书的人被宪兵给抓走了，他们在那里搜查到了一些东西。”

“搜查到了一些什么东西？”

“据说与政治有关。”

克里姆卡困惑不解地看了保尔一眼问道：

“政治是啥东西？”

保尔只是耸了一耸肩膀。

“鬼才知道 据说,要是有人反对沙皇,这就叫有政治问题。”

克里姆卡吓得全身一哆嗦。

“难道,真有人敢这样干吗？”

“我也说不清楚。”保尔答道。

这时，有人把门推开，睡眼惺松的格拉莎走进了餐具清洗间。

“你们为啥不睡觉呢，孩子们？趁着这会儿火车还没有到站，保准可以睡上一个小时。快去睡吧,保尔,我帮你侍弄茶炉。”

保尔在餐馆里打工的事情结束得比他预想的还要快，并且是如此完结的，真是有些出乎意料。

那件事发生在正月里凛冽严寒的一天的凌晨。

已经到了该换班的时候，保尔就要下班回家，但是，该和他换班的那个小伙子却没有来。于是，保尔便找到老板娘那里，说他该下班回家了，但是老板娘却说死说活地不同意他走。所以，尽管他已经很疲劳了，还得再顶上一个二十四小时连轴转的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